

乖， 摸摸頭

大冰◎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CONTENTS

▶ 乖，摸摸頭

014

我路過了許多的城市和村莊，吃過許多漂亮女孩子煮的麵，每一個姑娘都比你胸大、比你腿長，可沒有一個能煮出你那樣的麵來，又燙又香的西紅柿雞蛋麵，燙得人眼淚嘩哩啪啦往碗裡掉。

▶ 我有一碗酒，可以慰風塵

032

我該怎麼和那些懵懂的孩子介紹老兵？

挑明了說“你看你看，你面前的這個老兵是個活生生的英雄”嗎？

指縫黢黑的老兵，酒氣醺醺的老兵，衣服上油漬斑斑的老兵……

我不確定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 對不起

062

她跪在地上，伸出的雙臂攬了一個空，它背對著她爬回了那個陰冷的牆根，它背朝著這個世界，使勁把自己貼擠在牆根夾角裡。
……忽然一個噴嚏打了出來，血沫子噴在牆上又濺回身上，濺在白色的小瓷盆上，星星點點。它長長地吐出一口氣，然後一動不動了。

▶ 普通朋友

086

我在路上走著，遇到了你，大家點頭微笑，結伴一程。
緣深緣淺，緣聚緣散，該分手時分手，該重逢時重逢。
你是我的普通朋友，我不奢望咱們的關係比水更淡泊，比酒更香濃。
惜緣即可，不必攀緣。同路人而已。
能不遠不近地彼此陪伴著，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 不許哭

100 若這一世的緣盡於此，若來生復為人身，我期許我能好好的，大家都能好好的，這個世界也是好好的。我期許在弱冠之年能和他們再度結緣於藏地，再度沒皮沒臉地做一回族人當一回家人，再度彼此陪伴相互守望，再度聚首拉薩。

▶ 唱歌的人不許掉眼淚

132 你我都明白，這從來就不是個公平的世界。
人們起點不同，路徑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運不同。
有人認命，有人順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錯而生，倏爾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會苦盡甘來，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會換來成功。
他人隨隨便便能獲得的，於你而言或許只是個夢。
可是，誰說你無權做夢？





► 聽歌的人不許掉眼淚

174

其實世上哪兒有甚麼一見鍾情，所謂的一見鍾情，不過是你終於遇到了那個你一直想要的人而已。人海茫茫，遇之是幸，不遇是命。

兜兜和大樹沒有在最好的年紀相戀，他們在最適合的年紀彼此遇見。

► 風馬少年

200

到死之前，我們都是需要發育的孩子，從未長大，也從未停止生長，就算改變不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別想將我們改變。

歲月帶來皺紋、白髮和肚臍。但或許帶不走你我心裡的那個風馬少年。



► 小因果

212

世上沒有甚麼命中注定，所謂命中注定，都基於你過去和當下有意無意的選擇。

選擇種善因，自得善果，果上又生因，因上又生果。

萬法皆空，唯因果不空，因果最大，但因果也是種選擇。

其實不論出世入世，行事處事，只要心是定的，每種選擇都是命中注定的好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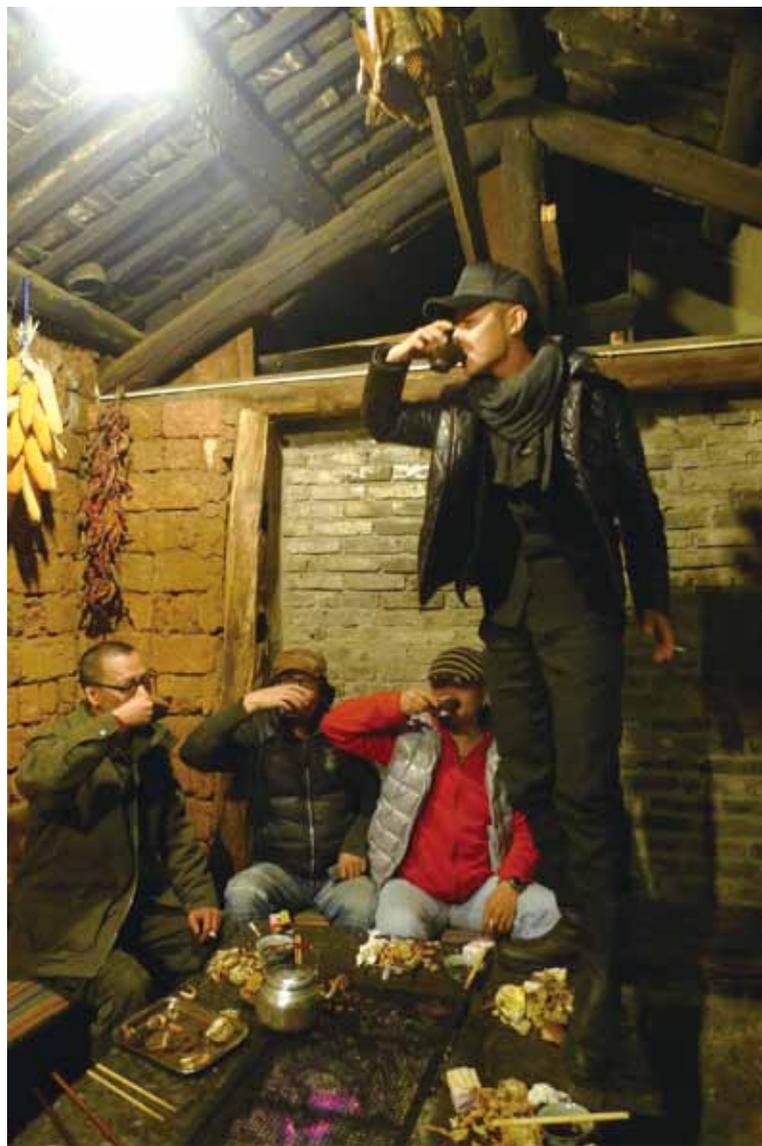
► 我的師弟不是人

260

我拿個棍兒戳戳它，問它：喂，傻狗，你有甚麼特別之處嗎？師父在花架下喝茶，他隔著半個院子喊：別“傻狗傻狗”地喊，如果別人喊你“傻冰”你願意嗎？這是你師弟，以後喊師弟，昌寶師弟！



- ▶ 不要那麼孤獨，你要相信，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在過著你想要的生活。



不為“成功”而活

像我這樣的個體戶主持人雖然到處遊蕩四下接活兒，卻並非每到一處每接一檔節目都會收穫真正的朋友，更多的只是同行同事同僚，節目結束就各走各路了。大冰是我在山東衛視擔任《歌聲傳奇》節目主持人一年半時間裡的搭檔，也是我做這個節目最重要的收穫之一：一個朋友。

之所以覺得他是個朋友，是因為台前幕後和他的交談。

讀書，就是和作者交談。我相信看完書的朋友，會和我當初一樣，在和大冰對話、聽他講完那些故事之後，把他當作自己的朋友。

很多人嚮往並羨慕大冰在書中描繪的生活，但是有多少人敢於這樣去生活呢？尤其在人人都夢想發大財出名而且要“多快好省”的當下，似乎只有馬雲、李開復、張朝陽、李宇春和郭敬明才是人生的標準模板，其他人生活方式都是屌絲的，都活得“該死”。

所以，大冰的這本書，其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一段青春記錄，而且是一種有形無聲的抗議，對這個物質到無恥、貪婪到無聊的當下的抗議——難道只有一種成功活著的方式？難道書中這樣的生活不能存在、不能快樂？

難道我們不能不為“成功”而活？

不管我們自己會選擇怎樣的生活，我們都會為認識大冰本人及其書中記敘的這些朋友，知道他們別樣的人生，而感覺世界的神奇美妙和人生的豐富多彩。

哪怕我們自己甘心安居金絲籠中，但是當我們看到那些自由的鳥兒在陽光下盡情起舞衝向藍天時，也要為它們羽翼的光輝而歡呼。

主持人 黃健翔

踏歌而行

大冰的人生是一場流浪式的人生體驗。

他是一個有著奇特魅力的人，眾多朋友中，沒有人比他的身份跨度更大，沒有人比他浪蕩江湖時經歷的那些奇人逸事更多。我這幾年也認識了一些他故事中的朋友，沒錯，他所經歷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活生生的。

大冰講起話來，連珠炮式的，江湖氣的措辭，主持人的口才，流利又跳躍，但你總能從他的訴說中感受到熱愛生活的心。他是個忠實的生活家，愛閱讀，愛書寫，愛美術，愛美女，愛行走，也愛音樂：手壞了彈不了琴就打著手鼓唱，街頭唱，途中唱，自己唱，搭伙唱，天涯海角地唱。

有一年秋天，在拉薩，我和他坐在街頭賣唱，他面朝著滿街的陌生人唱著：誰說月亮上不曾有青草，誰說可可西里沒有海，誰說太平洋底燃不起篝火，誰說世界盡頭沒人聽我唱歌？在麗江，我們坐在“大冰的小屋”裡喝酒，從午夜喝到凌晨，都醉倒了，就他還端坐著。

在我看來，大冰好像有著使不完的勁兒。大家湊在一起時，結他在朋友們手中傳來傳去，他好像永遠都摟著個手鼓，微微低著頭微微閉著眼睛，手指飛舞。眾人你方唱罷我登場，他的鼓聲貫穿始終，不停息。

民謠歌手 萬曉利

俠之小者的江湖

翻開大冰的書，隨手捉住的盡是諸如“恩公”“少俠”“踢場子”之類的詞語。這些詞個個江湖指數爆錶，每每讀到，都能讓人從丹田冒出一股熱氣，然後樂意抄起傢伙跟著他去行俠仗義。

沒錯，大冰在他的書中構建了一個自己的江湖，在那裡眾生平等，善惡分明，肝膽相照，童叟無欺，可奇怪的是，這些本是基本的價值觀卻在現代社會中漸漸遺失，我們追名逐利，我們膽小怕事，我們見到摔倒的人連扶一把都得先想一下。

這可能就是大冰的書人人愛讀的原因吧。

人們總是羨慕別人有一些自己沒有的東西，原來這世界有另一種人，他們的生活模式與朝九晚五格格不入，卻也個個活得有血有肉，有模有樣。世界上還有另一種人，他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蕩天涯，比如大冰。金庸先生在書中寫，為國為民乃俠之大者，依我看，大冰可能更願意做個俠之小者，不求頂天立地，只求播撒正義。

你看他每晚在麗江“大冰的小屋”中給來往客官講著一個個好聽好玩的故事，再把故事就酒，把酒氣化成歌，然後在自己的江湖中自得其樂。

背包客 小鵬

▶▶ 乖，摸摸頭



有些話，年輕的時候羞於啟齒，等到張得開嘴時，已是人近中年，且遠隔萬重山水。

……

每一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會收到一條同樣的短信。在成堆的新年快樂恭喜發財的短信中，有雜草敏短短的四字短信：哥，好好的。

很多個大年初一，我收到那條四字短信後，都想回覆一條長長的短信……可最終都只回覆四個字了事：乖，摸摸頭。



你身邊是否有這麼幾個人？

不是路人，不是親人，也不是戀人、情人、愛人。

是友人，卻又不僅僅是友人，更像是家人。

——這一世自己為自己選擇的家人。

(一)

我有一個神奇的本領，再整潔的房間不出三天一定亂成麻辣香鍋。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就是亂，所有的東西都不在原來的位置：手錶冷藏在冰箱裡，遙控器能跑到馬桶旁邊去，衣服堆成幾條戰壕，沙發上積滿了外套，扒上半天才坐人。我自己不能收拾，越收拾越亂，往往收拾到一半就煩了，恨不得拿個鏟子一股腦兒鏟到窗外去。

最煩的就是出門之前找東西，東翻西翻、越忙越亂，一不小心撞翻了箱子，成摞的稿紙雪崩一地，碳素墨水瓶吧唧一聲扣在木地板上，墨水跋山涉水朝牆角那堆白襯衫蜿蜒而去……

我提著褲子站在一片狼藉中，撿起一根煙來，卻怎麼也找不到打火機。委屈死我了……這種老單身漢的小委屈幾乎可以和小姑娘們的大姨媽痛相提並論。

每當這種時候，我就特別地懷念雜草敏，想得鼻子直發酸。

雜草敏是我妹妹，異父異母的親妹妹，短髮，資深平胸少女，眉清目秀的，很帥氣——外表上看起來性取向嚴重不明朗的那種帥。

她有一個神奇的本領，不論多亂的房間，半個小時之內準能倒飭得像樣板間，所有的物件都塵歸塵土歸土金錶歸當舖，連襪子都疊成一個個小方包，白的一隊，黑的一隊，整整齊齊地趴在抽屜裡碼成軍團。

十年前，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在同一個電視台上班，她喊我哥，我算她半個師傅，她定期義務來幫我做家務，一邊幹活兒一邊罵我。

她有我家的備用顯匙，很多個星期天的早晨我是被她罵醒的，她一邊用雨傘尖戳我後脊樑，一邊罵：把穿過的衣服掛起來會累死你嗎？！回回都堆成一座山，西服都皺成粑粑了好不好！

過一會兒又跳回來吼：小伙子，你缺心眼兒嗎？你少根筋嗎？你丟垃圾的時候是不是把垃圾桶一起丟了？！

小伙子？小伙子是你叫的？我把拖鞋衝她丟過去，她回贈我一雞毛撻子。我把她當小孩兒，她嘴上喊我哥，心裡估計一直當我是個老小孩兒。

雜草敏是一隻南方姑娘，個子小小的，幹活兒時手腳麻利身手不凡，戴著大口罩踩著小拖鞋嗖嗖地跑來跑去，像宮崎駿動畫片裡的千尋一樣。

那時候《千與千尋》還沒上市，市面上大熱的是《流星花園》，大 S 扮演的杉菜感動了整整一代 80 後無知少女，杉菜在劇中說：杉菜是一種雜草，是生命力頑強的雜草。

雜草敏看到後頗為感動，跑來和我商量：哥，人家叫杉菜，我起個名字叫薺菜怎麼樣？薺菜也算是雜草的一種。

我說：好不好，這個名字聽起來像餛飩飽兒一樣，一點兒都不洋氣，不如叫馬齒莧，消炎利尿還能治糖尿病。

她認真考慮了一下，後來改了 QQ 簽名，自稱“雜草敏”，一叫就是十年。

(二)

第一次見到雜草敏時，她還不到 20 歲。

那時候我主持一檔叫《陽光快車道》的節目，裡面有個板塊叫“陽光女孩”，她是其中某一期的嘉賓。

她那時候中師畢業，在南方一個省委幼稚園當老師，本來應該按部就班混上十幾年，混成個省委後勤機關部門小領導甚麼的，怪就怪我的一句話，斷送了她的大好前程。

我那時候年輕，嘴欠，台上採訪她時不按台本出牌，我說：職業是職業，事業是事業，沒必要把職業升遷和事業成就混為一談，也沒必要把一份工作當唯一的軸心，別把工作和生活硬搞成對立面，兼顧溫飽沒有錯，可一輩子被一份工作拴死，那也太無趣了，吧啦吧啦吧啦……

我隨口胡咧咧，她卻醍醐灌頂，風馳電掣般地回去料理了“後事”，拎著一個超大號旅行箱跑回山東。

她說她夢想的事業並非在幼稚園裡從妙齡少女熬成絕經大媽，而是要當一名電視主播。

她說：萬分感謝你一語點醒夢中人哈，你幫人幫到底吧。

我說：我 ×，你是不是以為當個主持人就像在莊稼地裡拔個蘿蔔那麼簡單，趕緊給我回幼稚園看孩子去。

她說：回不去了，已經辭職了。

見過孩子氣的，沒見過這麼孩子氣的，我信因果報應，自己造的嘴孽當然

要自己扛，於是喊來了幾個同行朋友手把手地教了一個星期，然後安排她參加台裡的招聘。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反正咱仁至義盡了就行，她自己考不考得上看自己的造化。……沒想到居然考上了，名次還挺靠前。

雜草敏一開始是在少兒組實習，窩在機房裡剪片子，後來當少兒節目的主持人，尖著嗓子哄孩子玩。她本身就是個孩子，又是幼師出身，嗲聲嗲氣的，哄起孩子來很有耐心。

她畢竟是新人，有時候主持節目老 NG，連續七八條都過不了，導演不耐煩，告狀告到我這裡來，於是我老罵她。

一罵她，她就嬉皮笑臉地眯著眼，用方言說：哥，不是有你罩著我嗎？罩甚麼罩！哥甚麼哥！

她南方姑娘，“哥”被她喊成“鍋”，聽得人火大。

我沉著臉壓低聲音說：你別他媽跟我撒嬌，連 A 罩杯都不到的人是沒資格撒嬌的，你再這麼 NG 下去，哪兒來的給我滾回哪兒去。

她咬牙切齒地大聲發誓：哥，你別對我失望，我一定努力工作，努力發育。一屋子的同事盯著我倆看，跟看耍猴兒似的……

我左手卡著她的脖子，右手捂住她的嘴，把她從我辦公室裡推了出去。

後來，她上進了不少，經常拿著新錄的節目帶子跑來讓我指點，還事事兒地捧著個小本子做記錄。我那時候實在是太年輕，好為人師，很享受有人來虛心求教的感覺，難免揮斥方遒唾沫星子亂飛，有時候聊得刹不住車，生活、感情、理想各個層面都長篇大論，著實過了一把人生導師的癮。

她也傻，說甚麼她都聽著，還硬要把我當男閨蜜，甚麼雞毛蒜皮的貓事狗事都來問我拿意見。我大好男兒哪裡聽得了那麼多婆婆媽媽，有時候聽著

聽著聽煩了，直接卡著她的脖梗子把她推到門外去。不過，時間久了，關係畢竟是密切了許多，她再“鍋”“鍋”地喊我的時候，好像也沒有那麼煩人了。

電視台是人精扎堆的地方，她傻乎乎的，太容易受欺負，有時也難免為她出出頭。

有一回，她像個小孩兒一樣躲在我背後露出半個腦袋，伸出一根指頭指著別人說：就是他，他欺負我。

我一邊黑著臉罵人一邊心裡覺得好笑，想起小時候，表弟經常拖著鼻涕和我說同樣的話：就是他，他欺負我，哥哥你快幫我揍他。

那時候，雜草敏工資少，她自己也不客氣，一沒錢了就跑到我的辦公室裡來，讓我帶她吃肉去，我看她一個小姑娘家家的背井離鄉來跳火坑，難免生出點兒惻隱之心，於是每逢擱串兒、啃羊蝎子的時候都會帶上她。

她也不客氣，紮啤咕嘟咕嘟地往下灌，烤大腰子一吃就是三個起，吃得我直犯愁。有一回我實在忍不住了，語重心長地跟她說：妮子，大腰子這個東西吧，你吃再多也木有用啊，有勁兒你使不上哇……

她愣了一下，沒聽懂，然後傻頭傻腦地齜著牙衝我樂。

我那時候短暫追過一個蠻漂亮的森林系女生，有時候帶著她們倆一起擱串兒，那個女生碰翻了辣醬瓶子，我掏出手絹來一根一根幫她擦手指頭，那姑娘賞我一個大 kiss。她愛抹口紅，印在我腮幫子上清清楚楚一抹紅。

這可把雜草敏羨慕壞了，嚷著也要找人談戀愛印唇印，嚷了半年也沒動靜。我把我認識的條件不錯的男生介紹給她，個個都喜歡她，她個個都不喜歡。

有一回，她來幫我收拾家務的時候，我問她到底喜歡甚麼樣子的男生，她歪著頭不說話，一邊疊衣服一邊不耐煩說：不要你管。

我說：哎喲，好心當成驢肝肺啊，這是。

我伸手去拍她腦袋，往左邊拍，她的頭就順勢歪向左邊，往右邊拍就歪向右邊。

（三）

那些年，我在拉薩開酒吧，每回一錄完節目就從濟南往西藏跑。

我有我的規矩，只要是回拉薩，那就只帶單程的路費，從濟南飛到成都或麗江，然後或徒步或搭車，一路賣唱或賣畫往前走，苦是苦了點兒，但蠻有意思的，反正在這個世界掙來的銀子，少爺懶得拿到那個世界去花，少點兒就少點兒。

出行的時間短則半個月，長則三個月，有時候出行的綫路太漫長，就把雜草敏喊過來，把家裡的顛匙、現金、銀行卡甚麼的託管給她。

山東的孩子大多有個習慣，參加工作以後不論掙錢多少，每個月都會定期給父母打點兒錢表孝心，她知道我所有的銀行卡密碼，除了匯錢，她還負責幫我交水電物業費，還幫我充話費。

一併交接給她的，還有我的狗兒子大白菜。

她自稱白菜的姑姑，白菜超級愛跟她，跟著我只有狗糧，跟著姑姑有肉吃有珍珠奶茶喝，還能定期洗澡。

白菜是蘇格蘭牧羊犬，小男生狗，雙魚座，性格至賤無敵，天天覷著臉跟她擠在一張床上，摟著睡覺覺，天天屌絲的逆襲。

第一次和雜草敏做交接的時候，惹出了好大的麻煩，那是我第一次把她惹哭。我約她在經七路玉泉森信門前的機場大巴站見面，一樣一樣地託付家產。那回我是要去爬安多藏區的一座雪山，冰鎬、冰爪、快掛八字扣叮鈴嚕啣掛了一背包。

雜草敏一邊心不在焉地盤點著，一邊不停地瞅我的背包。

她忽然問：哥，你不帶錢不帶卡，餓了怎麼買東西吃？

我說：賣唱能掙盤纏，別擔心，餓不著。

她的嘴一下子嘸起來了，那個時候她對自助旅行完全沒概念，把雪山攀登、徒步穿越甚麼的想像成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以為我要天天啃草根、煮皮帶。

她沉默了一會兒，又問：雪山上會不會凍死人？你穿秋褲了沒？

呵！秋褲？

我著急上車，心不在焉地說：穿了也沒用，一般都是雪崩直接把人給埋了，或者從冰壁上直接大頭朝下栽下來乾淨利索地摔成餅餅……

說著說著我發現她的表情不對了。

她忽然用手背捂住眼，嘴癢了一下，猛地抽了一口氣，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眼淚嘩嘩地從指頭縫裡往外淌。

我驚著了，我說：我×！雜草敏你哭甚麼？

她釁著鼻子說：哥，你別死。

我又好氣又好笑，逗她說：我要是死了，你替我給白菜養老送終。

她哭得直咳嗽，一邊咳嗽一邊吼：我不！

我哄她，伸手去敲她頭。越敲她哭得越厲害，還氣得跺腳，搞得和生離死別似的。她那個時候已經是 20 歲的大姑娘了，可哭起來完全是個孩子。後來生離死別的次數多了，她慢慢地習以為常，哭倒是不哭了，但添了另外一個熊毛病——經常衝著我坐的大巴車搖手道別，笑著衝我喊：哥，別死啊，要活著回來哈。

司機和乘客都抿著嘴笑，我縮著脖子，使勁把自己往大巴車座椅縫裡塞。她奶奶的，搞得好像我是個橫店抗日志士，要拎著菜刀去暗殺關東軍司令似的。

（四）

唉，哪個男人年輕時沒莽撞過？那時候幾乎沒甚麼惜命的意識，甚麼山都敢爬，甚麼路都敢蹚。夜路走多了難免撞鬼，後來到底還是出了幾次事，斷過兩回肋骨殘過幾根手指，但好歹命賤，藏地的贊神和念神懶得收我。

左手拇指殘在滇藏綫上。

當時遇到山上滾石頭，疾跑找掩體時一腳踩空，骨碌碌滾下山崖，幸虧小雞雞卡在石頭縫裡，才沒滾進金沙江。

渾身摔得瘀青，但人無大礙，就是左手被石頭豁開幾寸長的口子，手筋被豁斷了。

我打著繃帶回濟南，下了飛機直接跑去千佛山醫院掛號。

大夫是我的觀眾，格外照顧我，他仔細檢查了半天後，問我：大冰，你平

時開車嗎？

我說：您幾個意思？

他很悲憫地看著我說：有車的話就賣了吧，你以後都開不成車了。

他唸唸地寫病歷，歪著頭說：快下班了，你給家裡人打個電話，來辦一下住院手續，明天會診，最遲後天開刀。

自己作出來的業自己扛，怎麼能讓爹媽跟著操心，我猶豫了一會兒，撥了雜草敏的電話。

這孩子抱著一床棉被，穿著睡衣、跛著拖鞋衝到醫院，一見面就罵人，當著醫生的面杵我腦袋，又抱著棉被跑前跑後地辦各種手續。

我訕訕地問：恩公，醫院又不是沒被子，你抱床棉被來幹嘛？

她懶得搭理我，一眼接一眼地白我。

到了住院部的骨科病房後，她把我摠在床上，強硬無比地下命令：你！給我好好睡覺休息！

醫院的被子本來就不薄，她卻非要把那床大棉被硬加在上面，然後各種掖被角。

掖完被角，雙手抱肩，一屁股坐在床邊，各種運氣。

隔壁床的病人都嚇得不敢講話。

我自知理虧，被裹成了個大蠶蛹，熱出一身白毛汗來也不敢亂動。

她就這麼乾坐了半個晚上，半夜的時候歪在我腳邊輕輕打起了呼嚕。

她在睡夢中小聲嘟囔：哥，別死……

我坐起來，偷偷叼一根煙，靜靜地看著她。

清涼的來蘇水味道裡，這個小朋友在我腳邊打著呼嚕，毛茸茸的睡衣，白

色的扣子，小草的圖案，一株一株的小草。

會診的時候，她又狠狠地哭了一鼻子。

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有兩套：

A 方案是在拇指和手腕上各切開一個口子，把已經縮到上臂的手筋和拇指上殘留的筋拖到一起，在體內用進口物料縫合固定。

B 方案是把筋拖到一起後，用金屬絲穿過手指，在體外固定，據說還要上個螺絲。

治療效果相同，B 方案遭罪點兒，但比 A 方案省差不多一半的錢。

我想了想，說，那就 B 方案好了。

沒辦法，錢不夠。

那一年有個兄弟借錢應急，我平常沒甚麼大的開銷，江湖救急本是應當，就把流動資金全借給了他。現在連工資卡的餘額算在內，賬戶上只剩兩三萬塊錢，剛好夠 B 方案的開支。B 方案就 B 方案，老爺們家家的皮糙肉厚，遭點兒小罪而已，沒甚麼大不了的。

大夫說：確定 B 方案是吧？

我說：嗯哪。

雜草敏忽然插話道：A！

借錢的事她不是不清楚，銀行卡甚麼的都在她那裡保管，她不會不知道賬戶餘額。

我說：B！

她大聲說：A！

我說：一邊去，你別鬧。

她立馬急了，眼淚汪汪地衝我喊：你才別鬧！治病的錢能省嗎？！

她一哭就愛拿手背捂眼睛，當著一屋子醫生護士的面，嗚嗚地哭了起來。我覺得太尷尬了，摔門要走。

醫生攔住我打圓場：好了好了，你妹妹這是心疼你呢……

當著一屋子外人的面，我又臉紅又尷尬，想去勸她別哭，又抹不下臉來，又氣她又氣自己，到底還是摔門走了。

一整個下午，雜草敏都沒露面。

到了晚上，我餓得要命，跑到護士值班房蹭漂亮小護士的桃酥吃，正吃得高興呢，雜草敏端著保溫盒回來了。

她眼睛是腫的，臉貌似也哭胖了。

她把保溫盒的蓋子掀開，怯生生地擎到我面前說：哥哥，你別生氣了，我給你下了麵條。

一碗西紅柿雞蛋麵，冒著熱氣，西紅柿切得碎碎的，蛋花也碎碎的。

我蹲在走廊裡，稀裡呼嚕吃麵條，真的好吃，又香又燙，燙得我眼淚嘩哩啪啦往碗裡掉。

從那一天起，只要吃麵，我只吃西紅柿雞蛋麵。

再沒有吃到過那麼好吃的西紅柿雞蛋麵。

我吃完了麵，認真地舔碗，雜草敏蹲在我旁邊，小小聲說：哥，我以後不兇你了，你也別兇我了，好不好？

我說：嗯嗯，誰再兇你誰是狗。

我騰出一隻手來，敲敲她的頭，然後使勁把她的短頭髮揉亂。她乖乖地伸著腦袋讓我揉，眯著眼笑。

她小小聲說：我看那個小護士蠻漂亮的。

我小聲說：是呢是呢。

她小聲說：那我幫你去要她的電話號碼好不好？

我說：這個這個……

小護士從門裡伸出腦袋來，也小小聲地說：他剛才就要走了，連我 QQ 號都要了……還他媽吃了我半斤桃酥。

最後到底還是執行了 A 方案。

她知道我死要面子，不肯去討債，也不肯找朋友借，更不願向家裡開口。

缺的錢她幫我墊了，她工作沒幾年，沒甚麼錢，那個季度她沒買新衣服。

手術後，感染化膿加上術後黏連，足足住了幾個月的醫院。

雜草敏那時候天天來陪床，工作再忙也跑過來送飯，缺勤加曠工，獎金基本給扣沒了，但我一天三頓的飯從來沒耽誤過。

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難得當回大爺，人家住院都住瘦，我是噌噌地長肉，臉迅速圓了。

整個病房的人都愛她，我騙他們說這是我親妹妹，有個小腿骨折的小老太太硬要認她當兒媳婦，很認真地跟我數道他們家有多少處房子、多少個舖面。

雜草敏和那幫小護士玩成了姐妹淘，你送我個口紅我回贈個粉餅，聚在一起嘰嘰喳喳聊電視劇。

人家愛屋及烏，有兩個小護士經常在飯點噔噔噔地跑過來，摸摸我腦袋，然後往我嘴裡硬塞一個油燻大雞腿。

她們跟著她一起喊我“哥”，但老摸我腦袋把我當小孩兒，搞得我怎麼也不好意思開口要電話號碼。

生病也不能耽誤工作，台裡催我回去錄節目，整條胳膊打著石膏上台主持終歸不妥，雜草敏給我搞來一條彩色布套子，套在石膏上時尚得一塌糊塗，像花臂文身一樣漂亮。

錄節目的間隙，她神經兮兮地擎著透明膠跑過來往布套子上摠。我說你幹嘛？

她齜著牙笑，說：上面沾的全是白菜的狗毛，鏡頭一推特寫特明顯，我給你黏黏哈……

我揪著她耳朵讓她老實交代這條布到底是甚麼東西的幹活。

……

我他媽胳膊上套著雜草敏的彩色長筒襪主持了一個季度的節目你信不信？

（五）

整整半年才最終痊癒。

拆石膏的時候是臘月。那年的農曆新年和藏曆新年正好重疊，我歸心似箭，第一時間買票回拉薩。

雜草敏幫我收拾行囊，她偷偷把一條新秋褲塞進包裡，我沒和她拗，假裝沒看見。

依舊是她牽著白菜送我，依舊是將家產託付給她，依舊是在機場大巴站分別。我隔著車窗衝她招手，很緊張地看著她，怕她再喊甚麼“哥，別死啊，要

活著回來哈”。

她沒喊。

西風吹亂了她的劉海兒。

她蹲下身來，抱著白菜的腦袋一起歪著頭看著我。

那年開始流行舉起兩根手指比在臉旁，她伸手在臉旁，笑著衝我比了一個“V”。要多二有多二……

那年的大年初一，雜草敏給我發來一條短信：

哥，好好的。

我坐在藏北高原的星光下，捏著手機看了半天。

而後每一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會收到一條同樣的短信。

在成堆的新年快樂恭喜發財的短信中，有雜草敏短短的四字短信：哥，好好的。四個字的短信，我存進手機卡裡，每年一條，存了很多年。

……

後來，雜草敏離開了濟南，蒲公英一樣漂去了北京又漂回了南方。再後來，她漂到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在當地的華語電台當過主持人。熱戀又失戀，訂婚又解除婚約，開始自己創業，做文化交流也做話劇，天南地北、兜兜轉轉、辛苦打拚。

不論身處何方，每年一條的短信，她從未間斷。

很多個大年初一，我收到那條四字短信後，都想回覆一條長長的短信……

可最終都只回覆四個字了事：

乖，摸摸頭。

敏敏，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你喊我哥，喊了十一年。

可一直以來我都明白，那些年不是我在罩著你，而是你在心疼我。

有些話，年輕的時候羞於啟齒，等到張得開嘴時，已是人近中年，且遠隔萬重山水。

我好像從未對你說過“謝謝”，原諒我的死要面子吧，那時候我也還是個孩子……其實我現在依舊是個孩子，或許一輩子都會是個顛三倒四不著調不靠譜兒的孩子。喂喂喂喂喂，謝謝你……

我路過了許多的城市和村莊，吃過許多漂亮女孩子煮的麵，每一個姑娘都比你胸大、比你腿長，可沒有一個能煮出你那樣的麵來，又燙又香的西紅柿雞蛋麵，燙得人眼淚噼哩啪啦往碗裡掉。

真想再吃一次哦。

今宵除夕，再過幾個小時就能收到你的新年短信了，此時我在雲南麗江，有酒有琴有滿屋子的江湖老友。你呢？雜草一樣的你，現在搖曳在何方？

好好的哦。

乖，摸摸頭。

大冰
除夕夜於麗江